

# 教育部答复汉字“由简回繁”问题:用简化字规范教学具有法定性 识读不厌其“繁” 教学删繁就简

首席记者 王蔚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简化字,现在有没有必要重新“由简回繁”?此事近日引发争议。教育部针对《关于在全国中小学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的提案》公开答复——现在的简化字是国家认可的规范汉字,用于教学具有法定性。

就是这般的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 不能阻碍快速识字

青年作家、华东政法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校长张园勤说,如果让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习一些繁体字,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毕竟,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繁体字更多代表着象形意义,简化字的确有点削弱了汉字之美。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繁体字会给中小学习,特别是刚识字的孩子带来识写的困难。也有专家指出,简化字的最大功绩,是加快了我国国家的扫除文盲,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教育部也透露,国家11个部委(局)组织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对全国阅读繁体字书报困难程度调查的数据显示,阅读繁体字书报“基本没有困难”和“有些困难但凭猜测能读懂大概意思”的比例占41.31%,多集中在西部省份。这表明,多数人基本能够认读繁体字。

事实上,我国小学起始年级的语文教学中,近年来一直倡导“识写分离”,即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许多字只要求认识,不要求会写,目的是让他们尽快地迈过阅读关,通过大量识字、大量阅读长进文化。对此,张园勤校长还表示,如果增加了繁体字,会不会阻碍小学生的识字量,现在还拿不出实证,因为孩子的识字是跟着教材走的,课文里编制

了多少字,孩子就识多少字。所以,问题不在于,是简化字还是繁体字,而在于教材规定的识字量和教师会不会教繁体字。

## 教学用字必须规范

“我国的汉字是具有国家标准性的,是学校教学的法定文字。”小学语文教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丁炜说,虽然繁体字是传统文化集中表现的地方,但如果现在要恢复繁体字,在全国中小学普遍推行教学,必要性不大,首先一个问题是要修改相关的法律及教学标准。学校教学要依据国家课程、国家标准,不能各行其是。当然,让现在的孩子多接触、认识一些繁体字也是应该的,可以通过学校的特色活动、样本课程去完成。

针对“中小学繁体字识读教育”一事,教育部这次也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学校教学应依法使用规范汉字。但在中小学经典阅读和书法教育中,会涉及繁体字教育有关内容。教育部称,当今语言生活中,繁体字仍将在发展文字艺术、加强祖国大陆与台湾及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华文区沟通交流等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将在坚持国家文字政策的前提下,充分调研,开展繁体字相关研究,更好地为社会提供语言服务。



亲 親

爱 愛

产 產

厂 廠

面 麵

运 運

云 雲

**繁体字**  
字形中蕴藏着汉字的造字理据与文化意味

亲不见  
爱无心  
产不生  
厂空空  
面无麦  
运无车  
有云无雨

## 汉字应有文化内涵

事情的起因,是有提案认为简化汉字“因简害义”“有损汉字的艺术美和规律性,不利于文化传承”。教育部认为,自古以来,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演变趋势十分显著。简化字伴随着汉字的产生而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汉字就有了简体形式;南北朝以来楷书、草书、行书中也不断有简体字产生。现行简化字即是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通过搜集、整理、筛选千百年来在民间通行的简体字,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确定简化字体并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后确定的,具有历史继承性、体系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从汉字形体构成的规律看,形声构字是主要的构字方法,如果仅从会意方向去理解汉字,就背离了汉字构形事实。

而现在之所以有人提出汉字有必要“由简回繁”,主要理论依据是“弘扬传统文化”,因为有些简体字从构字上来看,少了“文化内涵”。最出名的一句调侃语是:“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厂空空,面无麦,运无车,有云无雨。”(见左图)古人造字

# “认读繁体字,主要是少数专家的事”

——对话《语言文字周报》执行主编杨林成

汉字要不要简化?有没有必要恢复到繁体字?汉字教学过程中,要不要教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习繁体字?受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

司指导,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主办的《语言文字周报》,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调研。记者专访语言文字专家、该报执行主编杨林成编前。

**2** 问:您认为,这种提议“由简回繁”,在当今时代是否行得通?

答:我个人认为恢复繁体字这条路,既与现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精神相违背,也是根本行不通的。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往短里说,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算起,一路风尘仆仆,汉字也已走过三千多年的灿烂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汉字的形体一直处于不断的进化之中。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汉字)自其变者观之,则文字殆无往而不复。”从古文阶段的甲骨文、金文、篆书,到近代文字的隶书、楷书,不断地朝着易写易看、从简从俗的方向发展。和世界上其他文字一样,汉字发展的总的路径就是简化。从甲骨文到楷书,其象形、表意功能逐渐降低,抽象的符号化特征逐渐增强。

汉字的简化字,跟“繁体字”相对应,指同一汉字所具有的结构较简、笔画较少的字形。繁体字是楷书的一种形态,其表意功能与原始汉

字相比,早已显著退化。提倡繁体字的人,如果想从汉字的形体去解读先民的文化密码,似乎应该主张学习更古老的甲骨文,而不是繁体字。委员们所谓的“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云云,显然不是尊重常识的一种表现。

每一时代的文字,都存在着正体与俗体,从字形上看,正体字的笔画比较繁复,俗体字则相对简易。二者既竞争又互补,不过结果总是俗体取代正体,成为新时代的正式体。比如在秦朝,篆书是正体,一般用在比较庄重严肃的场合,而字形相对简易的隶书则是当时的俗体,原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可是到了西汉,情形便迥然不同:隶书一跃而取得了正体的地位,篆书则退缩为历史文字,一般场合不再使用。同样,今天简化字,相对于繁体字来说,大多原本也是俗体字。20世纪初,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采用俗体字”“减省汉字笔画”的建议。经过长期的酝酿讨论,1950年代中期,我国的《汉字简

化方案》公布实施。今天,国家推行简化字,是符合汉字自身发展的逻辑的。

**3** 问:繁体字比较难写,也难认。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没必要让繁体字重新回归主流的教学或日常生活?

答:繁体字难写,是毋庸置疑的。让繁体字取代简化字,从现实来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简化字在大陆推行已有60多年,作为国家法定的规范用字根深蒂固。试问,今天60岁以下的人,有几个是能运用繁体字读写的?一些提倡繁体字的人辩驳说,繁体字字形中蕴藏着汉字的造字理据与文化意味,比简化字更适合于教学传授。对此,王力先生在1938年就曾讽刺说:“他们所谓识字的秘诀,是教我们研究古义,以便了解意符,研究古音,以便了解音符。这些乃是文字学家终身的事业,却轻轻放在大众的肩上!文字学家所谓‘秘诀’,等于教渔民‘食肉糜’!”

**4** 问:现在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其他一些华人地区还是比较多地用繁体汉字。那么,简化字是不是会阻碍我们的国际交流与交往呢?

答:教育部日前对2019年两会上的《关于在全国中小学进行繁体字识读教育的提案》的答复,我完全赞同。学校教学应依法使用规范汉字;认读繁体字,主要是少数专家的事。目前,联合国的中文文件,用的也是简化字。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海外华人曾普遍使用繁体字。而随着国家的开放和国力的增强,简化字的传播范围正在迅速扩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先后颁布的《简体字总表》,与中国的规范汉字完全一致。泰国于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繁、简两种字体并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与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世界范围内的中文热逐浪高涌。从2003年起,孔子学院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规模发展。面对现实,只有提供简单的、易于掌握的字体,才能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数千年的文字发展史启示我们,随着正体地位的丧失,繁体字必将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就像甲骨文、篆书一样,认读繁体字也只是少数专家的事,与日常生活生活的关系将逐渐疏远。

首席记者 王蔚

制图 邵晓艳

**1** 问:新中国成立后推行了60多年简化字,为什么突然会遭遇“争议”呢?

答:2019年两会期间,又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学校开展繁体字教育。“建议有关语言文字部门充分调查、深入研究,适时恢复使用繁体字并保留简化字书写简便的成果,至少做到‘识繁写简’和‘用简识繁’,以消除诸多弊端。”这种声音其实自1950年代简化字方案实施以来从未断绝过,主张恢复繁体字的人中,甚至不乏像王元化先生一样的名流宿儒。他们以为,繁体字是中国文化根脉,用简体取代繁体,不利于民族文化传承。